



繆思風采

豬舍的舊夢 (下)

● 呂昇陽*

(承上一期〈豬舍的舊夢〉)

有時順利出生的一窩仔豬，在斷奶之前也未必皆能平安無事，其中關鍵的因素，則在於該頭母豬的母性之良窳。因為相對於剛出生的仔豬而言，一頭大約一百二十公斤重的母豬，無疑是個龐然大物，所以每次當母豬從立姿而欲躺平餵奶時，其勢殆如玉山之將崩。而此時一窩急於吃奶的仔豬，卻又簇擁在母豬的腳下亂竄，因此致命的危機於焉發生，常常是當我們在不遠的住屋處用餐或看電視時，便會突然聽到，自豬舍破空傳來仔豬尖銳的哀嚎聲，這時我們總是連鞋子都顧不得穿好的就奔向豬舍裡，使勁的把壓著仔豬的母豬給踹起來。

一般說來，母德較好的母豬當牠要躺下餵奶時，一定會格外小心以免壓到躁進的仔豬。若即便還是壓到了，牠也一定會馬上翻起身來重新來過，但是若遇到個性很溫吞的母豬，則任仔豬叫得如何的淒厲，牠就是可以不動如山。當然，有時悲劇的發生並不能怪罪於母豬。因為有時一個躺平的動作，瞬間便把小豬給壓實了，連半聲也吭不出來，如此，則人、豬兩不知，只有在事後看到嗚嗚低鳴的母豬，用牠的嘴巴不斷輕撫著一動也不動的仔豬時，我們才意識到逝者已矣。

在豬的一生中，最受到小朋友喜愛的，莫過於是一個月的哺乳期了。因為這時期的仔豬，就如同狗寶寶一樣的惹人憐愛，而幫忙看顧仔豬吃奶，也正是孩童所感興趣且可以勝任的工作。

* 呂昇陽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。



每當母豬躺平餵乳時，一窩十來隻的仔豬，就會蜂擁而至且終於各就各位、上下交疊的吸吮起來。但每次的哺乳，也總會有不守規矩的仔豬，既吸著自己所屬的奶頭，又蠻橫的不讓別隻吸旁邊的，而這樣的壞習慣，最常發生在一窩中特大的仔豬身上。所以小朋友這時候就會發揮他的正義感，硬是拉著這頭小霸王豬的耳朵，讓牠乖乖的吸吮所屬的那一顆。可是，小朋友也並不是在每一次母豬的授乳時，都能到場主持公道，因為他可能是背著書包上學去，也可能是正忙著和鄰居的小朋友玩彈珠，或者根本是野到荒地裡灌蟋蟀了。這時候，便又縱容了小霸王豬得逞。因此若是不夠悉心照料的一窩小豬，其結果往往是依著剛出生的大小，大者恆大，小者恆小。

記得在我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就出現了一隻罕見的小霸王豬，牠竟特出的比牠同窩的兄弟姊妹要大上了兩倍。於是我暱稱牠叫「小壯」，且喜歡把牠帶到庭院的草地上玩耍，而牠也頗通人性，常常忘了我是誰的和我們一群小朋友玩在一起。

當小壯已漸漸長成少年的模樣時，電視上正播放著「滋祿牛奶巧克力」的廣告，劇情是描述一個小男生扮成牛仔，騎在一隻豬仔的背上快意奔馳。小朋友總是善於模仿的，所以從此之後在我家的庭院上，小壯便成為我童年時御駕的寶馬，而鄰居的小孩子若想要過一過騎馬的癮，就得拿彈珠或蟋蟀來討我的歡心始得恩准，直可謂人因豬貴。

有一天，村莊裡傳來一段詭異的笛聲，霎時引起豬舍裡群豬的一陣騷動。原來是閹豬手老張，又帶著他吃飯的傢伙（手術刀）來了，只是沒想到這次，他竟是衝著小壯這一批豬仔而來的。當時我和鄰居同年紀的小男生們，雖不能真正知解雄性被去勢的悲哀，但仍可以感應到被割掉蛋蛋是一件極可怕的事，所以在舊時代的農村裡，每每流傳著這樣的恫嚇，只要有哪一家的小男生哭鬧不休，大人們就會說：「再哭！就讓閹豬的把你的蛋蛋給割了！」這招是頗為管用的，因為對這些曾經親眼目睹小豬受到宮刑的孩童而言，這是一個遠比虎姑婆的故事更具有現實感的恐懼！應該很多村裡的小男生，都曾經在夢中出現過「我不要閹！我不要閹！」的囈語吧！

當遭受酷刑的小壯，在經過十天半個月的休養之後，竟如脫胎換骨般的驟然長大了許多，其橫出的蠻力，已不是小朋友所能駕馭的了，所以大人們就再不准我們騎豬取樂。雖然此後，我再不能單獨的把小壯從豬舍裡放出來嬉鬧，但我還是會常常帶上



一枝牧草，到豬圈裡特意的餵牠、逗牠，直到有一天放學後，我如常的從田野割了一枝牧草回來的時候，母親卻告訴我：「小壯牠們已經被豬販載走了。」這突如其來的噩耗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嚐到驟失友朋與來不及道別的悲哀。

逝者如斯！長大的不只是可愛的仔豬，也包含了那個當年曾因和鄰居的小朋友玩捉迷藏，而竟至躲到豬圈裡睡了大半晷的我。在進入中學就讀以後，繁重的課業總讓我覺得焦頭爛額，因此漸漸淡了那份對豬舍和豬仔的童年之愛，所以豬舍也就不常進去了。

當我大學畢業之後，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和環保意識的抬頭，農村漸漸不時興養豬了，因此，家裡空出的豬舍也就愈來愈多，終至再聽不到豬仔酣睡的雷鳴。我不知道當賣掉了最後一隻豬仔時，父親會是怎樣的一種心情？是寂寥的落寞，還是放空後的解脫？

直到多年後的今天，父親雖已拆除了後院的豬舍，但卻還固執的保留著與右前院相連的幾棟。我本以為他是捨不得花錢請怪手來拆除，可是後來有鄉公所的人來家裡通知：「政府為了鼓勵農家不再養豬，所以特別要來幫養豬戶拆除豬舍，並且飼主還可依拆除的面積而得到一筆補償金。」在我看來，這真是從天而降的德政，可是萬萬沒有想到老爸竟拒絕了。

我雖然不清楚父親拒絕這份美意的真正原因，不過我想應該是基於一份念舊的心情吧！透過留下的舊豬舍以作為一種追憶年華的憑藉。畢竟老爸在這些豬舍的長廊裡，風雨無阻的走過了三十年頭啊！這裡有他從年輕到半百，為這個家和他的豬夥伴所流下的無數汗水。所以每次看到退休之後的老爸，在虛空的豬舍裡徘徊的背影，我知道在他蒼老而柔軟的心眼中，有豬的傳奇！

也許是不忍聽任舊豬舍完全的荒蕪廢棄，於是父親便將豬舍與庭院毗連的一區，拆去了隔間的矮牆和無用的長物，只留下了屋頂、樑柱與紅磚鋪地的主體結構。使其成為居家生活圈的延伸，以供閑來無事的流憩之所。如此的格局，採光、通風與視野均甚好，更兼其旁植有幾株喬木灌叢，故每每讓人有風來綠雲動，鳥鳴境更幽的會心處，所以即使豬舍的本質是鄙陋樸拙的，卻也因為這樣的改造而多了幾分亭台園林的況味。因此每到了下半晷，父親總愛偕母親從屋厝內移至此處泡茶聊天，而在假日才





偶爾回老家的我，除了習於舍南舍北的流連之外，尤其喜歡在寂寂的午后，行到豬舍入口的台階上，坐看前方一畦菜園上的蛺蝶飛舞。翩翩的蝶飛如夢境，最是容易讓人錯亂了時空，彷彿眼前仍是那片孩提時與小壯嬉戲的草地。

